

續東文選

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37
冊數	22 ( 14 )
冊號	集 137   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續東文選卷之十三

記

琴軒記

金守溫

夫先王所以垂世立教者燦然備具而其宏綱大節則不過曰禮樂而已矣然禮之為之自二戴之外無慮數千餘家而於沿革度數之變殆無餘論矣至於樂其傳蓋寡禮樂二者相為本末而體用不可偏廢也何後世之言禮樂者獨於禮之詳而樂之缺如此乎蓋樂者聲音而已矣而清濁高下之謂也是其體乎性情而為之者也清濁高下之

疾徐豈言語文字之可載而性情之發之妙則又有如風之捕如雷之追雖使游夏命文班馬操觚亦不若之矣蓋其人亡則性情之道亦隨而亡而無恠乎古樂之不傳於今也夫樂之聲莫尚乎絲而絲之聲又莫尚乎琴琴誠樂之者也余於他藝一不假矣而竊於琴樂之有年矣胡來京師得與金君子固為友金君則能琴者也一日過其家君命酒有間乃蹶然笑曰小子今為先生之養一技之矣於是御銀甲促珠徽為鼓宮聲之數引油油乎若春雲之敷空浩浩乎若薰風之拂野忽然變

之揚而激之則如迅雷驟雨震蕩乎山岳驚濤巨浪蹴湧乎天地蓋使人辟易而毛豎也然後嗽如繹如以至於一成則又如風恬而波定天開而日曜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之旨蓋在於唐虞三代之天矣噫琴之道一至此乎蓋子固之不數數於故法之拘得之心應之手者也若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則又本之吾心性情之正故其形於聲音之譜者如此初豈有其法之傳於誰某哉其亦在乎自得而已矣嗚呼禮樂一致也禮本於敬樂本於和惟和與敬即此

心之謂也禮之不可不本於敬猶樂之不可不本於和也自堯舜而來大而朝廷君臣之際小而夫婦居室之間何嘗一日而去禮樂哉非不日周旋拜俯吾有文矣然二帝三王禮樂致治之盛終不復見則豈非發於威儀度數之末者易為禮而本於精神心術之微者難為樂乎宜乎禮盛其傳而樂傳之寡也吾於子固氏深有感也余之推鄙而得以司成均之藝古者司徒掌教胄子即典樂之職也於禮樂之污隆吾豈漠然哉因釐吾說而錄之以為子固之軒記云

### 悅雲亭記

亭何在乎在乎伊川亭何景乎在乎白雲乖崖子停驂於縣旬有五日及夫酷愛於雲則朝而凌晨暮而為昏常在斯亭之上於是雲雖無心而其卷舒也若有媚於人者夜則冥濛於溪壑之間暨東方始明則雲亦闢而為散乍離乍合或東或西拖而為長則匹練橫於山腹突而為高則巍冠戴於山頂少焉日出東峯祥光杲杲炳然而明黯然而陰倏忽之頃氣像千萬以為山澤之吹噓歟則即人之呼吸也安有出入之氣乎以為鬼神之變化

歟則即人之運動也安有形影之迹乎乘崖子悅  
而樂之換古詩一字曰亭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難與俗人言既以諗縣監李君仍以  
悅雲二字文亭之額夫縣在高山巨水之間雲為  
斯亭之所對固矣然晴亦如是雨亦如是朝橫暮  
翳無一日之無雲使山皆有雲則一縣皆雲矣訊  
之父老曰亭之南山舊有蟄龍之湫今為樵牧所  
踏而夷矣則非龍雲也又曰官舍之北高峯嶄然  
突出即縣望也山靈故山常含雲則縣之四方皆  
必有雲而獨亭之常起何也是亦不然不曰溪雲

乎大山之雲觸石而生膚寸而起其興也無所自  
其散也無所歸浮游大虛間耳何興散之可言哉  
旁有童子問曰雲果無所生乎余對曰生於生處  
童子曰何謂也即伊川所謂起於起處也何有於  
亭乎因書為悅雲亭記

狎鷗亭記

凌嵩華以求登臨之曠者必歷參井之高蹈江河  
以親魚鳥之觀者必躡舟楫之危若夫不高之凌  
不危之躡咫尺闐闐毋遠城邑有地可以兼湖山  
之勝者殆蓋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也夫豈

易得哉 王都南去五里楊花之北麻浦之西有  
一丘穹窿爽塏環以漣漪俗號火島先是為牛羊  
所牧上禿而下葑未有即而愛者也上黨府院君  
韓公作亭其上以為遊衍之地公之登斯亭也有  
白鷗飛鳴而過者公曰異哉鷗之為鳥也是蓋乾  
坤江海以為家風月古今以為生載沉載浮相親  
相近其來也隨潮之至其去也隨潮之退蓋天地  
間一閑物也人孰有忘機如鷗者乎及其入朝問  
名於翰林倪公倪以狎鷗為請公尤欣然諾曰名  
吾亭固當遂以狎鷗扁之間欲余招俾之作記余

觀斯亭勝狀在漢水一江由亭而下水益弘闊江  
洋盪瀾連于大洋其島嶼之列于海上者隱現出  
沒於蒼茫杳靄之間其或商帆貨舸舳舻相銜鼓  
擢往來不知其幾北望三峯層巒疊嶂巔岒嵒崿  
攢青蹙翠如可承攬葱葱鬱鬱以拱衛乎宮闕  
至若濃光欲滴翠色如潤如馬奔突以馳者冠嶽  
之拱于南也驚濤吼雷駭浪沃日滔滔汨汨以赴  
于海者漢源之注于東也凡山光水色近可玩遠  
可挹以至二儀之高深三光之代明鬼神之幽顯  
陰陽風雨晦明變化者莫不呈露顯現於凡鳥之

下公於休暇之隙駕言出遊却騶從上斯亭逍遙  
徜徉俯仰周旋方其襟袍江山戶牖天地發舒精  
神涵泳物象翛然如馭風而遊汗漫浩乎若插翼  
而登蓬壺其高情雅懷直欲遺世獨立超鴻濛混  
希夷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蓋公存志於經綸  
而其所以瞻眺江山者適足以資於野謀故雖數  
出遊而人不以為傲蓋公潛心於道體向其所以  
察乎為魚者適足以資於默契故雖簡其車徒而  
人不以為嗇昔謝公之登東山也必以妓女則是  
流連光景而已矣賀監之賜鏡湖以漫浪自遇則

是清狂形骸之外而已矣是皆尚一快於千載之  
上矣豈可與公同年而語哉自古國家之興必有  
雄才碩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然  
則坐廟堂贊化育成大功而享榮名為邦家之柱  
石係社稷之安危若漢之蕭鄼侯宋之趙韓王其  
人也惟公為國家宰再為國舅重扶日轂勲名  
德業之盛罕有儷於古今蓋將以伊傅周召為期  
而漢宋之臣有所不屑也位極人臣而節愈下功  
振人主而德愈謙不惟忘其勢又有以忘其富貴  
不惟忘其富貴而其志恒存於江湖丘壑之僻余

故曰泰山巖巖峻極于天者乃公勲名德業之盛也蒼波萬頃白鷗遊泳者乃公相忘於江湖之外者也惟能不以勲庸祿位累其心此豈非所以能光輔國家而永奠斯民於無窮者也耶

同知成均林公守謙所受 諭書後記

夫經學與詞學皆儒者之重事蓋聖人之道載之六經能通六經之文則所以能明聖人之道而其效可至於為斯世斯民之幸詞學雖重非經學之可比也昔夫子刪定述作以立六籍之教至于後世鄭成康孔穎達群儒競起而羽翼之其人無慮

八百餘家其書又不下千有餘卷學者童而習之皓首皤然而有未得要領者况望其悉通而盡習者乎間有悅聖賢之餘緒知古書之可讀兀兀窮年焚膏繼晷齋唇齒弊精神問之帝王傳授之旨性命道德之微則曰我不知宜乎武人俗吏指以為嗤而不之重此乃章句之徒腐儒之輩非吾所謂經學也同知成均林公受學於集賢直提學金公汝金公又學於司藝李公陽明李公遊於牧隱圃隱陶隱陽村之門潛心聖道深造自得其言曰天地之間莫大於五行運化之妙收視返初則錫



錙然如大雷之響於是窮探力索非止六籍註疏  
之文旁及百家之書苟有發明經旨亦莫不商確  
而考訂今同知之學實得於金公而尤極其博至  
其深奧妙冥之會則頗發前人所未至六經之文  
聖人之言也聖人得之於心行之於身施之於事  
業又欲天下後世之為人君為人臣者必如今日  
吾身之所親驗故筆之於書述二帝三王之政則  
有典謨之訓刑人倫性情之正則有雅頌之音尊  
王黜霸於是乎作春秋開物成務於是乎贊易治  
天下之六經大法皆在於此吾故曰能通六經之

文則能知聖人之道能知聖人之道則必有以講  
明治天下國家之法時君用之則得以聞安富尊  
榮之義子弟從之則得以學聖賢之成法此吾所  
以眷眷於林公經學之重也昔申公以力行一言  
基漢家四百年之業林公受我 聖上玉帛之招  
特蒙 召對首陳經義以正心誠意之要開發聖  
學之源及 命公為師於胄子則又有以詳說其  
理以淑學者夫林公出處進退合乎義之經出言  
吐辭又不負平日所學之正以植我 國家大平  
萬世之本是不可不謂斯世斯民之幸乎宜其為

一代之所推重而稱大雅之君子者也林公粧琥  
諭書作為一軸二相徐公跋其下一日携以示余  
求記其後余因道經學之有補於世非空言之可  
比及夫公遭遇 聖明展布所學之功書以貽之  
嗚呼聖人之道其明如日月其利如布帛菽粟之  
養于人苟因其說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要非有甚  
高難行之事特在一念操舍之間吾未知林公之  
於函文作是說與否乎

石假山記

夫真其真以號於物不若真其假以名其物者其

趣深何則盈天地之間者其物有萬皆有自性如  
山有山之性水有冰之性若指山而謂之山指水  
而謂之水則巍然高大孰不知其為山汪然流下  
孰不知其為水無以見似異而有同似同而有異  
變化無定之妙者矣昔老泉取沙沉水齧之查以  
為木假山作文以記其以木為山固以其異而為  
同又以中峯之特秀者自比於父旁兩峯之爭峭  
喻子瞻之兄弟則於物異之中而同之於物於人  
異之中而又同之於人矣吏判成公於燕寢之旁  
裹石之竒古者積而高之其壯若山峯巒洞壑之

幽依然如望嵩華名曰石假山詩曰節彼南山維  
石巖巖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子思曰今夫山  
一拳石之多則山本石之所積也言石者又曰山  
骨則石實山之所以為山也公欲號之則直曰真  
山可也而謂之假何也或曰山實峻極于天乃在  
於庭除之間者非真山也故謂之假或曰山有土  
而皆石故謂之假或曰石實山骨而今純以石則  
安有無膚而骨立者乎故謂之假公學問精博其  
於物理之不齊辨之悉矣豈不知山本大而小不  
可謂山山本有土而石不可謂山凡有血氣之類

莫不有膚肉骨骼而單肉不可以成軀單骨不可  
以就體則尤公之所細究而明辨者也是則尤不  
可以無膚土而昧公之誣名於山也蓋公之意不  
在山不在石患世之學者眩於名實之分如一人  
曰此是山則皆以為山而不知皆石之非山也如  
一人曰此是石則皆以為石而不知石之為山也  
是知名而不知實執其實而遺其名者也所貴於  
聖人之學者明乎物理之真假而皆有以底其蘊  
察於人倫而皆有以極其本然之理此表裏一體  
精粗同貫物各其而理無不賦也蘇老泉比父子

於三峯而今公亦有二子而山實一山則公意三子之學問功名皆欲一揀而難為兄難為弟也夫蘇公自記其假山故其言如此若他人述公之假山則何言哉余於是妄為說曰使三子幼而學問則如石之確而不虧道德節義又如山之不拔是不區區以三子比山而三子之學問節義自有以同於山其所真假雖若混然而三子之取以下集

竹堂記

徐居正

申侯叔胥擢辛未科選補成均學官轉至博士出為文義青陽二縣有政聲復入成均為典籍時居

正忝長本館一日侯從容語予曰叔胥別墅在楹城之牧村面勢爽塏左右湖山聚一方之形勝而有之環墅植以果樹花卉而竹居多構屋數椽扁曰竹堂叔胥少時讀書遊詠其間多得其性情而酷好之自遊宦東西雖不得朝夕相於而吾竹之節之操之德未嘗忘于懷今則年衰宦情不篤將告老還鄉所與友者此君而已請君有一言居正曰古之愛竹者多晉有七賢唐有六逸友之如子猷親之如袁粲蔣詡之開徑公叔之為所樂天有記杜牧有賦楊廷秀著之文蘇子瞻論諸詩皆無

一語及性情竹之資於人者亦多揚州之篠蕩為  
貢渭川之千畝為侯伶倫造律呂蒼頡製簡策至  
於工取之器商取之貨大者中瓦脩者中椽為簠  
簋為筐篚為箭為箏宜杖宜筍無適不可而無一  
語及性情今子何脩而得其性情又知夫所謂之  
節之操之德者乎豈不以竹者其性直直則不曲  
其心虛虛則有受通而節為禮理而折為義具衆  
美仁之包也宜於冬智之屬也挺然特立剛哉不  
屈勇之象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則貞哉其操也  
傲霜雪以保歲寒則確乎其節也非鳳凰不栖

非君子不友則謂之非德可乎此則竹之性情而  
古今知者鮮少惟吾夫子聞其聲而不肉三月則  
其真知性情之至乎嚴夫有尚德之論寬夫著邪  
正之說庶幾有得於聖人之微旨濂溪周子嘗論  
大極曰靜而虛動而直鄒元方以竹之虛直配之  
陰陽動靜斯蓋先賢所不及而發明性情為尤切  
矣侯儒者也格物窮理其必有得於斯歟然吾聞  
貴窮理所以重力行也淇澳之詩衛人美武公之  
德而終始以竹起興曾子於大學引之以為道學  
自脩之目子益加切磋琢磨之功期至於至善之

地則斯竹也未必不為養性之助矣若王元之所  
謂宜兩宜雪宜鼓琴宜詠詩宜圍棋宜投壺以為  
竹之所助則吾不必瀆告之而子必有施張者矣

假山記

山林歟臯壤歟人之所處不同則所樂亦不同夫  
一丘一壑者乃山林肥遯淡泊者之所樂也若功  
名富貴於當世者則珪組軒冕之榮也聲色狗馬  
之玩也凡所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無不如意又  
何事於外乎哉蓋夔龍不立壑巢許不冠冕勢不  
能兩全也吾同年昌寧成侯遭時顯隆位長六卿

然雅性冲澹宅於西山之麓環其園茂林脩竹奇  
花異草皆勝觀也又得異石于衿陽聳牙稜角若  
蝕若啣殊形怪狀實鬼劈而神劃採作假山于庭  
除亦瑰奇可賞矣居正嘗造而目之山之高可丈  
餘環其趾亦可數圍山之氣勢左右綿絡峭然而  
為峯隆然而為嶺窈然而為壑翳然而為麓乍低  
乍昂紆青繚白為狀不一又注水為飛瀑為萍川  
為泓池池之脩廣亦不過數尺水清沙白毛髮可  
燭噫山之峙然也水之融然也不出跬步尋丈之  
間而衡廬泰華洞庭彭蠡之勝一一呈態吾疑造

物者窮地脉破神慳恍惚移於斯也侯語居正曰  
予本膏肓山水者人或詆予為好事予嘗患佳山  
勝水不在環堵之內在荒遐寂寞之濱必觸龍蛇  
捍虎豹勞然後訪今予不移几席不煩杖屨髣髴  
湖山之景宜於目愜於心好事之詆在所不道居  
正曰凡人之好物皆出於天出於天雖吾之所好  
吾不得而知之吾既不得而知之人何得而知之  
乎蓋謝傅之於東山賀監之於鏡湖潘閔之於三  
峯和靖之於西湖好之已癖夫孰勸之好之哉若  
問好之之妙雖謝賀潘林亦不得形言之矣既無

勸之好之者而好之之妙又難於形言則豈非出  
於天乎今侯之樂此樂亦必出於天而成於性宜  
乎不知者之詆予為好事也然人之好物有內外  
之辨若外求之形色之末而不內求諸性情之直  
則徒有好之之名無好之之實矣夫仁者樂山智  
者樂水君子之好尚必以其類侯以仁智之資觀  
山之靜養其體觀水之動達於用内外交脩體用  
俱全則其好之也有非二三子之闖其涯埃也昔  
蘇明允作假山記曰愛之敬之感之吾於侯亦然  
見山之勝而愛之慕仁智而敬之感之請書以為

記

虛谷記

去年春上人六通徠謁余言曰將遊妙香山願子有詩余既詩之今年夏又徠謁余言曰吾名六通扁以虛谷願子有說余曰老氏書曰致極虛又曰上德佛氏書有五通不死六通無死無生之說無死無生亦一虛也上人既得之矣余復何言然吾聞虛之義大矣天覆乎上地載乎下不虛無以因群形河海不虛無以納百流山藪不虛無以藏衆疾萬竅至虛也風蕩之鳴萬隙至虛也日月容其

光至於陰陽合散屈伸消長變化無窮也而徠不見其形去不見其跡非虛則能然乎今上人面壁默坐空然寂然虛舟其心天下之物無一嬰之其虛也至矣去年遊楓嶽前年遊妙香山今復再遊楓岳東西南北之自在也而無滯形拘跡則東西南北亦一虛也而上人之心蹟與之俱虛矣上人

之扁以虛谷意可知矣余復以吾儒之行之切於身者言之人以眇然邈然之身處於大虛之間宰萬物而不動妙萬物而不滯者皆本於此心之虛心者本虛虛故靈虛故具衆理而應萬事虛以存



之於至靜之中靈以待之於既動之後體用相須  
 表裏無間則其效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矣况  
 事物之理有虛則有實易成之象曰虛以受人蓋  
 虛則受受則益益則實矣然則虛與實非二物也  
 先儒曰彼之虛虛而無此之虛虛而有者實之  
 謂無者空然寂然之謂此吾道與師道之分而師  
 亦知夫二者之說乎子韓子嘗病世之能文之士  
 之於釋氏不以聖賢之道引而進之徒舉浮屠之  
 說瀆告之也余學韓子者也拳拳以吾儒之說申  
 之在師擇而行之耳蒼龍乙未

孝友亭記

吾聞龍駒之東有南谷高麗季有李先生諱釋之  
 者休官歸隱種德遺後有二孫長曰宗儉僉知中  
 樞季曰宗謙軍資判事兩先生皆年未衰耗謝簪  
 笏偕徠家焉僉樞扁其軒曰雙溪判事亦號以崑  
 谷伯仲氏分居谷之東西一丘一壑淡如也吾同  
 年金孟子進亦居南谷嘗語居正曰南谷別墅李  
 氏青氈有山窈然有水冷然有宅一區有田百頃  
 桑麻杭稻之多獲也魚鼈茹蔬之足用也至如泉  
 石花鳥風雨雪月凡可以娛心悅目者不可一二

言也伯仲氏自適其適無慕乎外嘗於雙溪之傍  
構亭曰孝友伯仲氏山冠野服白鬚紅頰日杖屨  
於其中吟哦談笑其樂器器然時率親戚子弟講  
讀詩禮吾伊澄火其樂油油然至如歲時伏臘會  
鄉黨父老壺樽棋博扶携酌酹其樂亦無窮矣兩  
先生風流高致一鄉慕之求之於古當不減漢之  
兩疎矣子進之為人識見高明一言可信居正聞  
子進之言尤慕兩先生之高風焉問者雙溪已逝  
崑谷獨存雙溪之子仲浩氏壽崑谷于斯亭鄉黨  
宗族皆會崑谷有詩諸君多和之者駕洛許子述

氏略序其事今仲浩氏使人求予文予曰天之生  
人皆具五德而仁為首仁之道孝友為首是孝友  
者百行之源萬善之端也是以成周以德行取人  
而孝友居先先儒釋孝友之意曰善事父母為孝  
善於兄弟為友雙溪之取孝友名亭夫豈徒哉李  
氏世居南谷伯仲氏承先人之詩禮念先人之田  
廬急流勇退同賦歸徠見花樹曰其花其樹吾先  
人之種藝也見山水曰其山其水吾先人之登眺  
也見宗族曰其兄其弟吾先人之支派也見鄉黨  
則曰其老其丈吾先人之耆舊也一言一行皆念

及先人其孝也至矣伯仲氏金昆玉友墳唱簾和  
 雖軾轍機雲亦莫過之其友也至矣今雙溪雖逝  
 而仲浩氏能盡誠敬於先隴又盡猶子之孝於崑  
 谷退與諸從兄弟怡怡愉愉壺觴讌樂詩常棣而  
 詠鶴鶴李氏之孝友其有既乎將善繼善述移孝  
 為忠者胥於南谷焉出矣嗚呼成王命君陳而首  
 稱孝友美之吉甫讚張仲而先詩孝友之德蓋孝  
 友者非功名爵祿之比皆人之實德實行何可以  
 虛譽為哉居正既信子進之言無採駕洛之序作  
 孝友亭記戊戌

洗心亭記

李承召

都城之南距城不數里有大江東來抱山趾而西  
 其渡曰漢江津津上有亭曰濟川距濟川數百許  
 步有亭曰洗心江山形勝割據而有之然其林壑  
 之幽眺望之寬又濟川所不逮即王孫銀川君之  
 別墅也君嘗以書徵言於余曰余知遇世祖宣  
 勞十有餘年今既衰病倦遊宦途欲退處寬閑寂  
 寞之濱以樂餘生久矣幸得遂願迺卜築江上構  
 小亭以為遊泊之所而扁以洗心子為我演其義  
 噫余以鹵莽之學亦嘗求其洗心而不得其彷彿

况敢言其義乎請言其似者夫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而與天地並立為三者唯心而已矣其體靈明而不昧其用光大而無累若無待於人之洗之也然而氣拘物弊反覆垢汙於是明者日益昏靈者日益頑卒歸於愚不肖之域此古之人所以致力於洗之之功者也今君公退之暇幅巾藜杖逍遙亭上江山明媚風景清妍器塵不到與世相遺觸乎目而悅於心者足以陶湮鬱滌煩襟則其於洗心亦庶幾焉而猶未也蓋心之用不出於好惡二者之間而好惡一有所偏則反累乎心夫樂江山

之趣烟雲花鳥之賞者與汨沒塵埃營營於衣食之求者雖所好有清濁之殊然其不能無待於外物則一也况以悠悠之心坐於亭上左顧右眄應接不暇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則不幾於與接為構日以心闢者乎唯夫物我不立好惡無偏能應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朝市也山林也莫非洗心之所而湛然虛明之體自然呈露矣易於繫辭極贊著卦之德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著之所以告人吉凶使知趨避而成天下之亶亶者唯在乎無思無慮應之以公而已聖人之心亦然無一毫

私累前知如神故曰聖人以此洗心由是觀之唯  
無心於應物而物不能累心者然後可與言洗心  
矣今君以聖人洗心之法洗其心而又處乎清曠  
無塵之境則內外交相養可與聖賢同歸矣若徒  
徙倚亭上而俯瞰長江曰清波萬斛可以洗心則  
吾不知也

梳山彎溪精舍記

姜希孟

梳山彎溪精舍者三生處士蔡子休之所居也初  
未有名孰得而名之哉子休故人雲松居士所命  
也何取於義歟從子休之言而命之非取於高遠

也歲戊寅冬子休氏以咸昌守落職去隱于忠清  
陰城之別墅與居士曠相問者數載庚辰春居士  
南遊遇子休於道感其離索之久遂與之偕行數  
日相與紬繹其所樂曰子於平日厭紛華而好文  
雅身朝市而慕山林其所尚固不與俗士等夷今  
既居閑謝世其必有佳山勝水可以寓至樂而忘  
世慮者矣子休莞尔而笑曰吾自解組以來凡一  
丘一壑之幽一水一石之奇未嘗不身履而目覩  
之然未得適吾意者頃於中原界三生里卜得吉  
地其為地西北有斷壠前平而後高內向而稍勾

形如卧梳又有長川挾山趾西行數里許山趾捕  
水峭成絕壁水至其下邇迤而東水之陽有地寬  
平可容萬馬水之北群山拱揖可愛可玩水又折  
而東行二三里而東破狀如彎弓吾愛其幽深而  
可以養吾拙也遂夷其嶢确剪其荆榛構屋卅餘  
楹置一室於絕壁上以為遊燕之所亦足以容吾  
膝而寄吾生也尚無扁題予其為我後之居士曰  
余嘗考載籍今古山川之名放形似而揭之者誠  
多山尖而名馬耳水屈而号巴江者皆其類也可  
名其山曰梳山水曰彎溪扁既成請居士為之記

居士曰子能樂於斯長往而不返乎抑將樹玉以  
求售乎子休曰否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其所遇  
心無適莫身豈苟處耶居士曰君子哉若人他日  
太史氏修國史其將置子休於隱逸傳中乎亦將  
置諸賢士大夫之列乎是未可知也已然仕不仕  
命也非求之可得子休氏益當審其所以自處也  
蒼龍庚辰仲春旬有三日雲松居士書于豐基古  
衙之東軒

萬休亭記

吾友洪君諱以忠清懷德縣宰落職居衿之別墅

有林泉勝致歲二千夏僕以鄉隣忝在鄉射列酒  
數行洪君揚解而請曰吾世居茲土亭木既喬尚  
無扁額詎不為斯文二三子之羞歟希孟曰噫人  
有至樂而不以為樂人有至病而不以為病子知  
之乎洪君曰未也希孟曰人病不休耳世以不休  
為樂何哉夫人壽無幾得百年之齊者萬無一二  
焉設使有之除其幼騃老疾之年強剛莅事之時  
不過四五十年其間復除其昇沉榮辱哀樂利害  
為吾病而害吾直者得道然而樂快然以休之日  
亦不過數旬焉况以非百之年應無窮之憂患者

哉此世人所以役於憂患而終無休息之期也昔  
司空圖世居王官谷作亭以三休名之曰量才一  
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然則古人亦嘗  
有取於此者矣雖然人生一世事繁萬端所可休  
者豈特三者而已今吾子曾守百里染指世味不  
識貪戀五斗置身禍地孰與於休歛版磬折強顏  
媚俗孰與於休偃僂從事勞心樵思企其不逮孰  
與於休心計利害矯情防關老死後已孰與於休  
人世之樂莫過於休而反以為病惑矣衿陽雖小  
有山林焉有江湖焉田疇足以辦資賓朋足以為

娛此吾與子之所共適也請與子徜徉乎山水之間  
睥睨乎宇宙之內不與物競不與事爭凝神靜慮  
塌然忘我以及至於萬事都休則吾病自祛吾樂  
自至矣其視司空氏之三休不亦多乎哉亭以萬  
休請焉洪君反解於坵洗盞更酌為壽而為之詞  
曰衿山蒼蒼兮漢水之悠陸可行車兮水可舟投  
簪解紱兮樂且休攀援虬枝兮聊淹留衿山蒼蒼  
兮漢水之悠桑麻蔽野兮禾麥盈疇力民代食兮  
無其憂諧所願兮復焉求詞闕無為子請書以為  
記

續東文選卷之十三



新編文選一三

二五

